

白先勇獲第七屆 國家文藝獎

◎ 陳思嫻

件急迫且必須被政府及客家人民認同的議題——他躍上了最前線在群眾中奔走，讓當時的政府單位以及客家族群們正視到了客家文化即將流失的危機，進而成立了「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而後，鍾肇政先生更帶領著客家鄉親走上街頭爭取「客家電台」的設置。現在行政院成立了客家委員會，客家人尊稱的「鍾老」是最開心的，他相信，在政府及民間的相互的配合以及努力之下，美麗的客家文化和語言是不會消失的。

2003年對鍾肇政而言的確是豐碩且美好的一年，除了總統文化獎的殊榮之外，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所出版的35集《鍾肇政全集》（目前將追加印製37集）陸續編排及印製完成，《歌德激情書》的出版，以及歲末由清華大學主辦的「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的圓滿落幕……一件又一件的台灣文學盛事不但是鍾肇政一生心血所累積的果實，這些象徵台灣文學得到認同的指標，更是激勵著台灣文學創造者、耕耘者與實踐者的鬥志！至今，得獎無數的鍾肇政，依舊懷抱著對文學的熱情，甚至語出驚人的表示，80歲的他還想要寫《歌德激情書》的續集！

抱著也趕在這豐收的一年出生的曾孫，鍾肇政得意的說：「阿太寫的書好多好多……疊起來比阿太站起來還要高喔！」



圖 39 白先勇獲國家文藝獎。（文訊雜誌社提供）

2003年「第七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由白先勇獲得。評選會認為白先勇的創作：「對戰後台灣社會特殊階層人物，充滿人性關懷，作品融入古典小說與西方現代小說的精髓，具有原創性與藝術性。」最功不可沒地，就是六〇年代，白先勇及其同好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引進了不少西方現代思潮，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台灣文學研究者張恆豪，在第七屆國家文藝獎得獎者成就座談會中表示，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大多是從大陸來台人士的生活，雖然白先勇本身在台灣居住的時間不長，但是白先勇的作品是「時代的側影」，並不能以居留的時間判斷或抹滅白先勇對台灣文學的貢獻和影響力。

白先勇和文學同好合辦《現代文學》雜誌，並培育出許多現代派文學健將，張恆豪將此歸為白先勇成就當中的「領導文學運動」。他認為，白先勇另一方面的成就是——「文學成就」。關於白先勇的「文學成就」，張恆豪指出，白先勇從小說《寂寞的十七歲》以來，結合了「中國傳統小說美學風格」與「西方現代文學意識流技法」，塑造出屬於自己風格的獨特文學語言。

1960年，創辦的《現代文學》雜誌，最初是以台大外文系白先勇的同班同學們為主，例如：葉維廉、李歐梵、劉紹銘、郭松棻、戴天、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王禎和、杜國清等人，而後還延伸至其他相同世代的青年作家，例如：陳映真、黃春明、施叔青、李昂、七等生、李永平等人。當時許多已成名的作家們，也時常在《現代文學》發表作品，例如：余光中、洛夫、鄭愁予、楊牧、姚一葦、夏志清、朱西甯、司馬中原等。

外界對於《現代文學》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始終相當肯定。而白先勇自己認為，《現代文學》對台灣文學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三項：

- 一、有系統譯介引進西方「現代主義」經典作品及文學評論，對當時台灣文學界產生啓蒙作用。
- 二、鼓勵創新實驗，供給當時一批極富才

情的青年作家一塊耕耘園地，後來多位成為台灣文學中堅的作家。《現代文學》乃是他們當年初試啼聲的場所，如三毛、李黎、劉大任、王禎和，他們的第一篇小說即發表於《現代文學》。

三、台灣大學中文系師生對《現代文學》亦貢獻良多，後期《現代文學》在柯慶明主編下，曾努力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文藝思潮接軌。

白先勇並且以《新青年》雜誌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為喻，說明《現代文學》在台灣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中，有著同等的功效。

從1958年首次在《文學雜誌》五卷一期發表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1960年創辦《現代文學》、白先勇陸續又發表了〈月夢〉、〈玉卿嫂〉、〈畢業〉等小說多篇。目前已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紐約客》，散文集《驀然回首》，長篇小說《孽子》等。

2003年長篇小說《孽子》，由公共電視改編成20集連續劇，於台北召開「《孽子》研討會」。這場研討會，在場還播放了1986年虞戡平所執導的電影「孽子」、1986年美國哈佛大學外賣劇團吳文思(John B. Weinstein)執導的舞台劇版《孽子》、公視曹瑞原執導的同名影片。

白先勇對於這齣改編自《孽子》的

電視劇很精確地傳達了原著的精神，他相當感動。白先勇於「《孽子》研討會」中表示，自己是永遠的台北人，因為台北是他創作的泉源；他在台北只住了11年，那一段時間，卻是一生中最重要時期，他筆下的文字始終離不開台北，即使後來書寫紐約或上海，也都是以台北為觀點來看的。「台北很醜，但醜得可愛！」這是白先勇對台北和台灣的感情；他在美國聖芭芭拉過了好幾年清淨的生活，卻連一篇小說也寫不出來。

無論被搬演成舞台劇、電視、電影，或者被翻譯成其他的語言譯本，《孽子》所象徵的意義，不只因為它是同志小說的重要代表，也充滿著與社會互動的故事。台大中文系教授柯慶明認為，白先勇的《孽子》可說是《台北人》之後的延續，呈現著族群融合與文化衝突，他還表示：「《孽子》的主題不在同性戀愛，而是在他們的家庭、命運」。美國學者葛浩文將「孽子」譯為Crystal Boy，並與鄭樹森討論，決定將同志圈使用的特有語言，採用英文的類同語言。使得《孽子》英文版，也融入了美國的文化圈。

1994年，從加州大學退休的白先勇，定居於美國聖芭芭拉。他持續為崑曲努力，開拓觀眾、整理劇本、培養表演人才；以及關心愛滋病的預防與治療。《台北人》第一個短篇〈永遠的尹雪豔〉的結

語說道：「尹雪豔總也不老」總結了尹雪豔的一生；而不老的白先勇仍以「永遠的台北人」身份，致力於文學創作。

誠如他在得獎感言中所提到的：「『文學』兩個字，對我們當年來說應該是大寫的，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追求，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廟堂。對我個人而言，文學一直是一種宗教式的信仰，我相信文學是表現人性人情最動人的一種藝術，是一個民族心靈最深刻的投射。」從他所有的作品，已可見出白先勇對文學在精神和宗教兩個層面鏗而不捨的追求。白先勇獲得「第七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可謂實至名歸。



圖 40 白先勇作品書影。(許玉蘋 攝)